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二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校閱

書林周曰校刊行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災。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後殿

豈非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有未安者於此

可見矣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亦言火之為

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紊於禮

曰逆廢禮甚矣陰極變災廢禮之應也上乃姑從廷

和等議稱孝宗皇考慈壽聖母。本生父興獻帝。母興獻  
后而皇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  
曰。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畧有二。其一謂武宗崩。皇  
上以興獻王長子爲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濮安懿王事  
稱興獻王爲皇叔。別爲興獻王立嗣。此禮官議也。舉朝  
是之。臣愚未敢以爲是焉。其一謂孝宗傳位於武宗。  
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嗣。與濮王事不同。此  
張璁霍諂議也。舉朝非之。臣愚未敢以爲非焉。禮者天  
下之公共。謹獻議曰。昔堯以天下傳於舜。舜繼堯統。未  
聞不以瞽瞍爲父。舜以天下傳於禹。禹繼舜統。未聞不  
以伯鯀爲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爲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迂也。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萬世大公案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法於堯舜，非治也。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夫天無二日，尊無二帝。皇上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皇上旣承統孝武爲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禮本人情。皇上尊

爲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心不樂杪情難已故追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臣知皇上之心蓋有不能已也此於武王追王太王王季雖續承之緒未符而追尊之心實未遠也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擬議之未定乎爲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皇考與獻帝別立廟于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是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文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其庶幾乎至于慈聖慈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字加之設曰如此則孝宗竟無後矣臣曰武宗神主已祔太廟皇上承以續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此

臣管窺之愚竊爲今日獻也。○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  
草疏曰。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興獻帝之禮。一  
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按禮經曰爲人後  
者。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  
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謂有支子而後可  
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爲是議者臣  
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輩曰。英  
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臣則謂今日之事  
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爲父子也。今孝  
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  
有子也。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矣。今興獻帝別無子也。

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父子天性。也不可改。移名實相湏也。豈容假借。說者不過調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陛下爲子。今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矣。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祖。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推

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臣之疏俱中沮不果上。然其稿已傳播矣。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邵氏冊寶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佑啟。本生父。與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



主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

壬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廢子錦衣指

揮世襲。

給事中張九叙等奏曰：陛下人繼大統，實屬倫序。楊廷和、蔣冕、毛紀特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爲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費宏起廢贊佐朝政，遇亦奇矣。若廢子錦衣衛指揮，亦非宏所敢當也。漢有定立順之功，叅建桓之策，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臣等恐主威漸以不振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也。楊廷和等何

與定策功邪夫侯伯非開國之勲不可遽封錦衣衛官  
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今官爵可及於爛羊祿爵反輕  
於敝袴乎臣韶奏曰律文官不許封公侯祖宗時學士  
典文章備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廢者徐有貞封武  
功伯隨褫之乃明鑒也陛下可令史臣書曰學士封伯  
自今日始乎

日本諸道爭貢

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  
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叔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  
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  
卿奸狡通市舶大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

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  
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  
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處宗設瑞佐皆釋還○  
其後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張璠嘗論勘處倭寇罪狀  
曰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天在嚴夷夏之限朝廷所以厲  
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稱兵中土讎  
殺族類爲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乖方馴致將卒虧衄  
疆場侵駭乃蒙寬條僅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  
勵臣工也先任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  
職專海道兼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綿薄之才莫克當  
二夷入港之時已有交讎構難之語既不能譯審以辨

其真偽又不能輯柔以解其弊端無早見豫待之知之  
臨機應變之圖遂成厲階莫遏亂畧抄畧我民糜爛毀  
我公署戕殺吏伴瑞佐等而莫之能拯賊害將官劉錦  
等而莫之能禦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於師辱  
國終莫遣失機之罪今廢祖宗之法乃僅行薄罰通銓  
曹之私旋得遷崇秩宴然爲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  
之民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承委盤驗夷貨倉卒聞亂  
調度莫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域之變罪雖有間罰  
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卵翼之私遂曲  
成夫二天之庇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  
劉珍叨任勘官懷顧望推避之嫌竟莫仲夫三尺之法

俱合有罪伏望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卽行罷黜以謝  
地方朱鳴陽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符公論庶國  
典不至於蔑視邊警可至于潛消矣

安南黎諫走升華府莫登庸矯立黎應尋弒應自立

諫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爲國莫  
登庸立諫幼弟應而相之尋又弒應自立國分爲三

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  
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  
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雖絕口  
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

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詭海上無寧日矣

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龔封興獻王主祀不報○秋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大佑聖皇太后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涑等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  
有差○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興獻帝后尊號加皇  
字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極尊  
稱恐未足爲孝而反爲聖德累矣前以慈壽皇太后懿  
旨稱帝后于正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後極尊崇與孝宗  
慈壽並非所以奉承正統也六月己酉復遣司禮監官  
至內閣諭帝后尊號上加皇字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  
上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爲不正之禮恐爲聖德累今必  
欲行之是徇情也昔魏明帝勅戒公卿曰敢有邪佞導  
諛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臣等不能推

明正論尊陛下爲堯舜之君是明帝罪人也丁巳上御  
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授以手勅面諭欲加稱  
興獻帝爲興獻皇帝興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而  
上言臣等親承天語諄後無少疾遽之色曷勝感戴第  
奉迎 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諭已定聖心固已洞  
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

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祭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  
禮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  
統奪興獻帝之宗識者莫不曰孝宗有武宗爲子矣可



復爲立後乎武宗完神器授 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  
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璪霍詒上  
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達禮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  
今日爾然是失也綱常所關誠非細故勿念 皇上在  
興國太后之側慨與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  
自以爲是豈一體之義乎臣願 皇上速發明詔循名  
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  
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爲父子君  
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  
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  
宗詔親許爲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

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曾親許爲孝宗子乎則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輿獻帝母與國太后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爲 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改有無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邪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合行典禮

內閣楊廷和致仕

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曰臣等預筭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暗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祥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靡不受福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朱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于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

堯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己約躬又能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占候竊惟禍福之祥莫大於此至於修德應天之實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受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修省協贊承此大慶不使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皇上亟與大臣圖之疏下禮部部言堯舜授受日曆數在躬允執厥

中四海困窮天祿未終 皇上起自潛邸人承大統正  
德年間權姦用事冗濫靡費急耗無餘天下之財盡歸  
權室公私赤立國非其國 皇上起而救之生理未復  
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望朝廷累議疑  
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  
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遺大投艱付託甚  
重亨屯拯溺求望甚切伏望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  
老成斥遠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爲祈  
天末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  
倖門傷治体至於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甚急於此必  
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

得已卽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証以瀆天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歷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乞垂情經典堯舜爲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賚四海以求綏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謀者俟命移咨兵部上議仍乞勅令百官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國體民生至計者並許直言以共成嘉靖之治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時又有華湘亦以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上言自昔

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爲歲虧盈互易爲月晝夜還轉爲日經緯錯列爲星辰步筭周密爲曆數天子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矣夫曆之來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

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  
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  
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  
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  
室中而在箕二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於析  
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末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  
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  
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  
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  
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  
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



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  
迄今則二百四十一年投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  
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逾遠而數逾盈  
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  
時修改求合于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  
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筭不合山東  
道御史朱節謬薦臣知曆學改官於茲恭惟 皇上入

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  
元正曆以來未立之差法固有待于今日臣切念班固  
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商明經之儒  
精筭之士臣於三者無一焉蚤夜憂遑罔知所措然於

治曆之法聞其槩矣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日漢大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望令臣暫住朝叅督率曾奏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掄選諳曉本業善於書筭者及今於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侯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庶

錄上覽乞勅禮部延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  
差法如邵雍沉潜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詳定歲  
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  
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  
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蜺之類  
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  
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  
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乎日食矣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  
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  
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

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  
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  
一周天火二歲水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  
填讀如鎮以鎮靜為體讀如田以填塞為用也木星八  
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  
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  
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  
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  
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  
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  
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

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噐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噐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

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火喪危禍事室以農畢  
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  
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  
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  
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  
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  
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紫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  
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  
畫堦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  
天廚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  
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

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  
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  
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  
卽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  
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 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  
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衆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則  
皇上爲親弟武宗爲親兄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則後章  
奏惟進士張璉主事霍諂給事中熊浹二三人與桂萼  
議同其兩京尚書喬宇楊蔭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

餘人皆如本部疏夫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情罪可惡議上上曰還參衆論再議○二月丙申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 皇上入繼大統考孝宗母昭聖蓋純得乎天理之正深卽乎人心之安者也今興獻帝后已極尊稱而聖孝無窮復令臣等再參衆論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興國太后太字上更加一字以全尊稱議上留中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陛下遵祖



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庶大統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乎。

名席書桂萼張璠霍韜來京

桂萼復疏曰帝王傳統體天地之心盡君師之道以開萬世太平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爲重嗣爲輕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子之祀享爲已憂也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不聞以有虞氏失天子之祀享爲已憂也夏后氏傳之太康則立弟仲康至不降則立弟扁橈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三

立弟至立太戊而殷道興太戊以下立弟河圖甲而殷道又興再傳至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七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十數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皆無子行可以爲繼後國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己之得嗣爲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干之此仲尼之徒所以深鄙夫與爲人後者也後世爲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爲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恣臣利於立昏故秦舍長子而立二世西漢舍長兄弟而立孺子嬰東漢舍長兄弟而立質帝凡若此類其間

豈無賢而長者可立哉。以繼祀私情爲重，而不知國無長君，將宗社淪喪，其何利之有。我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爲祖訓。故皇上以興獻帝長子，繼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合唐虞，無容議矣。昔先王立極，以祭祀教敬。皇上卽位以來，天地則祀之於郊矣，祖宗則享之於廟矣，獨能遺其父乎。故夫考與獻帝，繼統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爲堯舜人倫之至者，執政乃以爲不可行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大臣之謂也。今之與議諸臣，夫不可知乎。願賜裁斷，庶建中立極，以答天下仰望之心矣。○張璠復疏曰：皇上遵祖訓，入繼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

亦非執政之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強比與爲人後之例以皇上爲孝宗之嗣絕與獻帝父子一體之恩繼孝宗之統失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恨者也臣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爲問答論辨其非但言者不顧禮義黨同伐異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聖諭有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不皇爲歎與之爭焉既而帝與獻帝以爲皇上之心必

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  
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不顧皇  
上爲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爲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既更  
推尊之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而今而後決然不  
可改者乘皇上之不察而誤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  
有不獲自盡者尚求以自伸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  
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  
人之見不足以明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必  
議之也今桂萼及之言者遂指爲黨臣謂天理民彝之  
在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強臣臣不能強人者也

執政不能強。皇上皇上不能強於執政者也。茲伏承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皇上以萬世之禮付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所謂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曰。皇上已受昭聖皇太后懿旨爲之子矣。今焉可背之。皇上已考孝宗詔天下矣。今焉可改之。但可於興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此正臣所謂留此一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皇上初奉武宗遺詔爲繼大統。非奉皇太后懿旨爲之子也。况高皇帝垂訓固亦皇太后所宜必知者也。何背之有。皇上自藩邸爲興獻帝子。服父服矣。迎立之詔嗣皇

帝位繼武宗統矣。此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興猷  
帝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者。人子  
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  
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  
而滿今日之心。臣竊恐天下知禮義者。必將議之不已。  
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己者也。臣謂百  
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  
以泯皇上之心者也。易曰。敦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  
不可改也。如其非道。不終日而改可也。况今日以君改  
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忌憚。而不決耶。伏乞再詔中外。  
必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猷帝爲皇考。武宗爲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下之望萬世之望也。疏奏。上曰。此言有關典禮俱命會議。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請曰。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惑。嘗恨桂莠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蓋已知其非矣。又欲別廟興祀。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願罷議。上曰。還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曰。皇上入奉太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



爲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爲  
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大廟  
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  
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睿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  
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  
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  
改議矣上曰朕祗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  
擬又湛若水等石璠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任洛等大  
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罷去上切責之  
曰你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丙子詔止席書張璉桂萼來京

張璉桂萼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昭聖爲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興獻帝與國太后謂之本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爲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旣稱興獻帝與國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字。且本生字爲別服制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夫興獻帝與國太后。旣不可爲本生父母。則孝宗皇帝昭聖皇太后。不得爲所後父母明矣。禮官明知禮非。深懼罪及。乃固拚。皇上入繼大統之實。而忍比與爲人後之例。觀其擬請。興獻帝於帝字上。與國太后於大字上。更加

一字蓋皇字耳。臣等竊謂禮官初率廷臣爭一皇字。何  
至今日可加。豈非專留此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耶。  
臣等逆知其然。發其欺矣。蒙召來京。蓋欲令與禮官面  
質是非。宣昭大義。此真皇上公天下萬世之心也。臣  
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覩勅諭。已加稱興獻帝。爲本生  
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  
又不過巧飾考孝宗之初謬耳。其設心以爲皇上但見  
有皇考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必自喜慰。殊不知本生父  
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皇上  
豈能陰察其欺乎。遂使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旣稱皇  
考獻皇帝。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

兩考之禮乎。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獻皇帝有靈而慰乎。皇上兩考之而安乎。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察也極矣。誤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號。已有勅諭。還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畫朕追孝之情。夫別立稱廟。如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云朕本生父母。豈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為親之之辭。斯不失為獻皇帝子邪。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明皇上為孝宗之子云耳。皇上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

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爲不當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啟之也。夫此二字實禮官欺。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又奉聖諭。今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爲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惧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爲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爲重。並

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此可見與爲人後者仲尼之徒所深鄙也今禮官不成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皇上與爲人後之例蓋不過強附漢定陶王宋濮王不同之故事耳宋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夫仲尼大聖人也朱熹大儒也禮官皆不考其說必求遂欺蔽之私此何心哉故今日典

禮必當改稱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帝皇伯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直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如此勅諭禮部詔告天下則繼統之義始明爲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而人心信從矣使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天下後世終以皇上爲孝宗之子爲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中矣願皇上面進禮官將臣等所言反覆指示則理窮而語必塞自無所用其欺逞其術矣疏奏留中

丁丑定安陸松林山陵名顯陵○戊子復召張璠桂萼來京以席書爲禮部尚書○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冕言皇上旣受命於武宗則卽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

當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處也今欲爲本生父立廟奉先殿側竊謂興獻帝生前未帝豈可沒而廟祀大內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萼璉有言亟召其來其日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蓋改稱皇伯考之說逆天悖理 皇上可不思所以回天意哉愿罷免上白卿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

吳一鵬等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孔子述經所定 太祖高皇帝著于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



欲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宜停建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奉享議上上曰朕承天命祇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違逆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本生聖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設於卿等父子亦安乎今扶同朋執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擇奉先殿西室亟修飾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

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謫官○己酉上兩宮尊號癸丑詔天下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祇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

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與  
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號未極。恒用歉  
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與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曰。本  
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無盡夫至情。

蔣冕致仕○五月處決土魯番火者馬黑木米兒馬黑麻  
○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  
○張璉桂萼至京師

璉萼同上疏曰。臣等聞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  
爲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爲多。竊謂今日典禮名  
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

七疏。又不止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聖覽。一曰。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爲訓者。蓋父子相傳爲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爲之訓也。夫獻皇帝實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皇上。而皇上之有天下。實以獻皇帝之子也。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實以高皇帝之訓也。擅權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爲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中官。命曹后撫鞠之。二

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子。蓋漢王親嘗命之爲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爲之子也。今獻皇帝未嘗命皇上爲孝宗子也。孝宗又未嘗命皇上爲之子也。况獻皇帝止生皇上一人爲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又唐玄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

稱復何不可。奏可。今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  
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  
於本生父母。服降為期。同於叔伯父母。名曰輕。今皇上  
尊稱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是明為父母  
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  
輕矣。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  
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  
必赧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孝宗皇帝於  
此。又坐獻皇帝於此。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  
播諸宗祝。竊恐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  
母。試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

命子曰女以爲母。責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夫豈可苟乎。今昭聖有武宗爲之子。復以皇上爲子。章聖正生。皇上而不得爲之子。爲茲議者。果爲全兩宮之好乎。啟兩宮之嫌乎。誠母爲母。伯母爲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旣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謬以皇上當考孝宗。而不當考獻皇帝。故謂不應爲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

匿非不亦異乎。疏奏留中。○時六科給事中張翀等。十三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等行取來京。黃綰張喙。啗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席書陰爲間諜。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聽。

六月丙午。以桂萼張璠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吏部尚書。楊宇奏。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顧乃俱承翰苑之命。愿亟罷黜。上曰。任用材賢。自古帝王之治。萼等執經論禮。意非干進。乃切責其忤違。宇求罷去。楊廷和子楊慎亦率同官張衍慶等。奏

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尋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可復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上罷其俸。御史段續陳相各復論奏。上責其排陷忠賢。俱下獄外貶。戊午遣司禮監官傳諭。獻帝冊去本生二字。

內閣毛紀。費宏石瑤上言。尊號九字。斷自聖心。非臣二人所敢輕議。蓋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事體重大。伏望皇上審處。慎毋輕改。上御平臺。召毛紀等切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何可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之子。紀等惶怖而退。



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隄塞是年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一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卽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叅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

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屐。遂發府庫。兵仗皆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遂脇鎮巡爲奏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夫祐爲巡撫。先是撫臣旣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祐至。乃令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誓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搥殺五十餘人。乃管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訛言日至。相傳有洗城之說。無

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贖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以三十日率弟子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曰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汝輩勿助惡。卽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庖子糾胡雄黃臣徐彊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彊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庖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諸首惡旣誅。

餘黨登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脇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劫軍器令首官衆稍寧。郭庖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日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庖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

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枉之

乙亥以更定興國太后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勅多官禮部侍郎朱希周郎中余才等奏曰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加稱興獻帝爲本生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尊崇之典載籍所無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祭告爲煩瀆不能感孚於天地宗社朝更夕改彼重此輕甚非祇奉宗廟之禮也况本生二字初無貶詞今若去之則於昭聖皇太后之稱混而無別矣昭聖之心萬一不安皇上之心安乎章聖皇太后之心安乎於是

何孟春同尚書秦金等。侍郎賈詠與學士豐熙等。卿汪舉潘希曾等。祭酒趙永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余翺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工部郎中趙儒等。大理寺正母德純等。行人司正高節等。皆言若去本生二字。則重所生而忘所繼。徒知私親爲孝而不知紹正統爲大孝也。奏入俱留中。

戊寅何孟春等倡率百官赴左順門跪哭。

上朝罷齋居于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於衆曰。昨諸疏留中。必稱孝宗爲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

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朝故事楊  
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使節歿義正在今日王元正  
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主時柯遂遮留諸朝臣於  
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  
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  
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王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  
九叙吳琪張璿陳霑張縉蘇民余璿張仲賢葛檜袁宗  
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誅豐熙張璧舒芬楊繼聰姚泳張  
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勛陸  
欽王相應良金臯林時王思凡二十人謝贊毛王曹懷  
張嵩王瑄張猥鄭一鵬黃重季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



裴紹宗韓楷黃臣胡汭凡十有六人余翺葉奇鄭本公  
楊樞劉穎初杲臣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  
譚纘劉狝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敎  
鍾卿密胡瓊張蔗何鰲張日韶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  
二十有九人余言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動應  
大猷李舜臣馬亮彭澤張鷟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  
唐昇賈繼之楊秀楊淮胡宗明粟登党以平何岩馬朝  
卿申良鄭璋劉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圭安璽王尚  
志朱藻黃一道曠儒陳騰鬻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  
李錄周詔戴立縻宗周丘其仁祖瑤張希尹金中夫丁  
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汪必東張聰張懷翁磐李文中

張潔張鏗豐坊件瑜丁汝葵滅應金凡十有二人陶滋  
賀縉姚汝臯劉淑相萬潮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溱黃加  
賓李春方盧襄季銓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李  
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峨詹潮胡璉范祿陳  
力張大輪葉應娶白轍許路戴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  
廷松熊宇何驚務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  
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  
表汪登劉璣江璠金廷瑞范總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  
羽車純蔣珙鄭璠凡十有五人毋德純蔣同仁王曠劉  
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  
有一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者呼孝宗皇

帝者聲徹于內。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此禮朝廷自有審處。羣臣咸曰：必得諭旨乃退。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等曰：羣臣伏闕公鞏可坐視乎。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言宗廟之禮至大且重。而本生二字爲要。陛下奉承天命以臨九有。所恃者人心耳。若不舍己從人。何以爲治。上復遣司禮監官諭之曰：恭穆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已撰矣。爾輩姑退。羣臣仍伏不起。及午。上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紳、余寬、黃待顛、陶滋、相世芳、母德純、凡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

有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十有五  
人。姑令待罪。○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  
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并待罪者凡二百二十人。上  
責之曰。何孟春輩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以忠愛為由。  
實為私黨。欺朕冲年。任意妄為。乃命拷訊。豐熙等八人  
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姑於午門前宣諭罷俸。五品以下  
各杖之。○辛卯上命錦衣衛復繫楊慎。王元正。劉濟。安  
盤。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七人。責之曰。楊慎輩倡率叫哭。  
欺慢君上。震驚闕廷。大肆惡逆。乃命加杖之。編伍削職。  
有差。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上責之曰。爾因辭奏  
諫。歸咎朕躬。豈大臣忠愛之道。

國子祭酒崔銑罷

銑言帝統必以長祖訓繼絕必以弟必以長一統序也必以弟坊立後也陛下爲弟而長以倫序則考孝宗是故必陞於所生斯爲之後若與所後同猶弗後也當承桃主聖之重則父子差輕也斯禮之至情百王之所同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羣情無恃威可作無謂已可縱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罷之

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肅巡撫都御史耿九疇禦却之

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歿遂聚夷兵三萬餘深入甘肅州寇掠以殺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甚慘九疇率

兵力戰解甘州圍。又夜間道蕪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番兵殺火者。他只丁虜退去。關中守臣亦奏河西危急。乃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兵西討。獻民遷延不進。及至蘭州。諸番已敗出加峪關。獻民只用九疇議請遷發夷使閉關絕貢。遂還。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九月壬戌。禮部尚書席書等議上孝宗皇帝尊稱。

席書張璠桂萼方獻夫等上議。太祖傳統至孝宗。孝宗爲憲宗長子。傳武宗無嗣。獻皇帝憲宗次子。孝宗親弟也。今上以獻皇帝長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受

武宗遺詔入繼大統禮官失考。議稱號。准宋漢安懿王  
事。主祀。准漢定陶王事。臣等竊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  
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嗣。初未嘗立皇上爲嗣。與  
漢宋事大不相同。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  
經所載爲人後之說。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我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真萬世大法也。夫人無二本。孝宗  
伯也。宜稱曰皇伯考。孝宗敬皇帝。昭聖伯母也。宜稱曰  
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皇帝父也。宜稱曰皇  
考。恭穆獻皇帝。章聖母也。宜稱曰聖母。章聖皇太后。武  
宗兄也。仍稱曰皇兄。武宗毅皇帝。如此允合天理之正。  
深卽人心之安。大統大倫。兩有歸矣。奉獻皇帝主別爲

稱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不悖矣議上上曰大禮屢  
經會議未有定論今議合于天理至情宜從正稱孝宗  
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還遣官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詔諭天下○丁卯石珪上言孝宗昭聖皆  
陛下至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實傷之且幽  
明一理事亡如存卽今孟冬時享陛下登對如親見之  
寧不少動于中乎宜如鄭岳徐文華議上曰大禮會議  
已明石珪職后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豈大臣體國  
事君之道乃罷鄭岳徐文華俸○丙子詔曰人君爲治  
必本於孝道聖人論政必先於正名孝在於篤親而名



貴循其實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  
本憲宗純皇帝之孫孝宗敬皇帝之姪恭穆獻皇帝之  
子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聖祖兄終弟及之  
訓屬以倫序當立遺詔命朕嗣皇帝位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懿旨遣官迎朕入繼受天明命位于臣民之上  
者于茲三年矣尊親大禮屢命廷臣集議輒引漢定陶  
共王宋濮安懿王事據至再至三而其論未定朕心靡  
寧蓋伯姪父子天經地義豈人所能爲乎况漢宋二帝  
嘗爲立子而朕則入奉宗祧實與爲人後者不同今以  
爲繼嗣實非我聖祖垂訓之意是豈徒禮官之失而亦朕  
冲年未能決擇之咎也朕祇奉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

美。未嘗有間。惕然此心。夙夜不忘。惟恭穆獻皇帝。章聖  
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  
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歎然。已告于天地祖宗。社  
稷。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恭  
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各正厥名。揆之  
天序人倫。情既允稱。而禮亦無悖焉。猶慮天下臣民未  
能知悉。特茲詔諭。以申朕拳拳孝親之誠。

壬午工部尚書趙璜等請罷改遷顯陵之議

璜等言。邇者百戶隨全等各奏改遷顯陵。臣等竊謂顯  
陵爲先皇体魄所安。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萃焉。  
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在焉。不可輕動。三也。太祖

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不敢輕議。上命禮部會多官議。○癸未。禮部尚書席書等上議。山陵乃先帝体魄所藏。事體至重。我祖宗陵寢。未嘗遷動。是以國家百六十年来。皇圖鞏固。帝德重光也。臣等伏聞顯陵勢如伏鳳。氣結盤龍。此實山川之形勝。帝王之幽宅也。今隨全等。乃肆妄議。乞治其罪。上曰。山陵遠在安陸。朕瞻望哀切。命再議。○十月丙申。禮部尚書席書等再議。臣等感陛下哀切之言。仰聖人孝思之至。但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泄。人心如此。陛下不可不信從也。一時或誤。千載難追。臣等敢不盡言。上命罷議。

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獻皇帝實錄○土魯番牙木  
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虜侵掠陝西諸塞殺吏  
民○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蕪都御史提  
督陝西軍務○夏四月己亥命禮部議立恭穆獻皇帝廟  
上以觀德殿規制未備孝心未懋光祿寺署丞何淵遂  
奏曰孝莫大於享親禮莫大於宗廟恭穆獻皇帝乃入  
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立世室以爲禰廟崇  
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則禰廟得所而有光於正  
統矣遂命議禮部尚書席書等奏曰向之奉迎獻皇帝  
神主入祀大內者以獻皇帝止生陛下一人廟祭不可  
缺也不敢以附太廟者以獻皇帝未爲天子天統不可

于也。大禮既定，聖心甫寧。何淵議立世室，崇祀獻皇帝於太廟，臣等竊以爲非禮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皋陶皆百世不遷。我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北，懿熙仁三祖各以昭穆爲序。後改同堂異室，議桃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祀於太廟，不知何說也。古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我朝推所自出之帝止於德祖，何淵乃以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說也。初議以孝廟爲禰，今祀獻皇帝于觀德殿，卽爲禰廟，何淵乃

曰禩廟得所而後正統有光。又不知何說也。上仍命會  
議張璫、桂萼亦各上疏言。何淵所奏非是。上復曰。待會  
議審處。五月辛酉。張璫、桂萼復同上疏曰。此禮初議咸  
以興。獻帝宜稱皇叔父。興。獻大王矣。臣等輒敢曰。非禮  
也。旣而尊稱興。獻帝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旣復加稱  
獻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旣復請去本  
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達禮義  
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也者。理也。天下之中  
正也。不及不可。過亦不可也。皇上作之君。作之師。建中  
以爲民極者也。假使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  
言之。何待何淵今日言之也。今者未聞皇上審處之言。

而但有再議之命。宸衷淵微。誠不可測。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也。前日之心中。今日之心。不忠邪。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後議。當議當而後禮制行矣。臣等愚昧。徒知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皇上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援古之禮。經據今之制度。均爲有礙。臣等萬死不敢以此誤皇上也。竊念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皇上哉。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下之罪也。今日之所以惓惓者。亦惟恐皇上大孝之心。

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禮部尚書席書等復上議大禮已定。人心甫安。臣等非不知皇上孝心無窮。柰何禮制有限。上仍命將夏商周典禮博考會議。於是大學士賈宏等、尚書廖紀等、給事中楊言等、御史葉忠等、南京給事中黃仁山等、御史王世爵等、及黃綰、黃宗明、皆言何淵所奏非是。張璠、桂萼、皆席書曰：觀德殿實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憚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親親。並行不悖之道也。丁丑，禮部尚書席書等議曰：立廟之議，羣臣屢執以爲不可。及奉聖諭，仰知我皇上達孝之至也。考之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喪。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



以天子諸侯。今獻皇帝以天子之父。追稱帝號。宜別廟擬名。親德殿在禁內。太常不得行禮。百官不得陪祀。果於禮制有乖。今宜磚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以立禰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次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聲不聞於列祖。尊尊親親。可兩全矣。至於親盡之期。則與孝廟一同議上。上曰。既別廟奉祀。皇考凡歲時。朕率百官孝享。便會官詣太廟左右相地。營立擬名。

七月甲申。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十一月。定世廟神路由廟街門入。○以提督陝西軍務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

丙戌五年春三月賜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

憲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服罪歸我  
哈密

秋七月甲午命改建觀德殿於奉先殿東○九月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謁世廟

乙亥六年春正月勅修大禮全書○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大學士石琚致仕○禮部尚書席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程鸞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

辦事○六月定世廟樂舞兼用文武○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鏞請討田州

岑猛既賂劉瑾得還田州爲同知兵威復振每凌轢隣郡與泗城州互相仇殺及殘落龍州地方擾亂都御史姚鏞期奏猛反請討之未報姚鏞代應期再請得旨遂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張佑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討歸順知府岑璋女嫁猛失愛素憾之乃與希儀通伴以姻故遣兵千人助猛長子邦彥守隘實爲內應希儀因得擊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人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卒無所之亦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伴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

人漳詭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諸將見希儀已破猛。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日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月。當搜至。諸將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鵠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鵠歿。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

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爲邦彥，敗歿。次邦佐，出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樞祿，匿民間。諸惡目，常好陸綬，馮爵，岑約，俱被擒斬。惟盧蘇王綬未授首。捷音上聞，論功行賞，無何蘇綬復叛。藩臬諸司素與鎮沮者，因倡言猛未歿，鎮爲歸順所欺。又言猛糾安南入寇，而靖江諸宗室復沅言洵洵焉。

七月丁丑，更定大禮全書爲明倫大典。○命王守仁總制兩廣軍務，勘處田州賊情。

提督都御史姚鏌等續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御史石金奏前項地方盧蘇王綬結爲歿。

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先後撫臣舉錯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覆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乃命王守仁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督同姚鏌等出勦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而行。

八月內閣賈誅致仕。進楊一清華蓋殿大學士。○以張璠掌都察院事。詔訊李福達獄。

侍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戍削籍。福達竟脫死。

虜入寧夏塞。提督尚書王憲總兵杭雄禦却之。○九月巡撫兩廣都御史姚鏌致仕。命王守仁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十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張璉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仍兼掌都察院事。○召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張璉請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張璉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請皇親庄田。

戊子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

憲總督陝西軍務○詔張璠等推問御史馬錄獄

時桂萼以禮部侍郎掌刑部事方獻夫以少詹事掌大理寺事會問張寅事情璠言臣等伏承皇上以御史馬錄所起寃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掌三司無敢輕重皇上明見萬里自難伏逃一應在係人犯俱蒙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由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歟臣等復何敢救焉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有當歟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大重擬以故入人歟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馬錄相庶處以烟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



古者刑人屏之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爲必就馬錄。歿地罪止一身而已。永遠充軍。則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歿猶歿。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則天下咸服矣。伏乞聖慈矜察。

夏四月內閣謝遷致仕。加張璁太子太保。辭遂加少保。解都察院事。○王守仁至南寧。約盧蘇王受來降。

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弁聽命。而守仁顧益諂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

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領納萬金乞命。蘇受大悔。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寢。使人言蘇受毋信。護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祗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戰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艱杌。如破。

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  
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  
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獠獠盤據。盡誅其人。  
異日雖欲改土爲流。難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  
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  
誑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歿。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  
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  
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  
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  
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之。  
○蘇受倡亂。抗敗王師。雖人議不宥。守仁受鉞專征。總

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且  
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歿。蘇受大愆。漏網而盛稱其功。此  
何解也。

進張璪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張璪請宣諭內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  
君爲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傳周名。後  
世無聞焉。然豈無其人。亦以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綰。清  
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  
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卽  
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  
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

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必  
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  
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  
此臣嘗因修省已爲皇上陳之矣夫賊檜之奸污穢青  
史而楊綰之介人到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  
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始設  
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  
宣宗廟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  
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憂也夫內閣有聲者稱  
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資巨萬此非招  
權納賄何以至此况其他乎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

貪污無耻。習以爲常。甚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內交通。賄賂。故每爲請求恩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內閣。例以日期爲先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以此亦習爲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况事之小於此者乎。以此爾我和同。彼此行私。無所諱忌。如吏部行取其官。必其主張某人。然後行取。且得卽選科道。引爲

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爲取討。或分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爲國求賢之心絕無也。如戶部鹽引縱容賣窩買窩。某主張某客商戶部莫不從。甚至令家人子弟合夥爲之。爲國足邊之心絕無也。如兵部將官某鎮某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償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下者。遍來鑽求爲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而足。夫我身旣真有百孔千瘡。無怪人之千言萬語。敢復辨明也哉。若一辨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矣。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鄙夫。一有被人奏許者。但得寬恩天容。委爲曖昧不究。脫身而去。幸矣。由是以衣冠

盜賊之蓄爲禽獸營參之資。士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弗顧也。然復有閒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累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爲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天所畏於人者。恃以代言之官。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孟軻氏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今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鄙夫爲小人。立赤幟。以來天下之讒邪乎。欲與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伏乞聖明嚴加宣諭。



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已以縱讓。凡閣中一應事務。各以公平正大之心處之。論公者然後擬旨。間有執私壞法。公論不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上裁。閣中所進揭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許捏名妄奏。至於兩房官。不許勾引外官。交通賄賂。敗壞法度。朱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纜重則無君。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人覆轍爲可鑒也。若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也。請即加誅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然後能上輔君德。下副民望。不然。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我皇上之知遇也。臣不勝勤拳惶悚之至。

張惣請平潞州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

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請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一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

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馱耕者。憲宗亦病矣。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爲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俱不知所爲。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策勳。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俱請以

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石處  
今之有陳卿也裴度爲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  
日潞城爲西淮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  
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強獷之徒或  
視潞城爲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  
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  
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  
則未聞爲此言者栢者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  
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者藉天威以收  
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吳  
楚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

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獷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路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綠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

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  
可以撫納。路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  
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  
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  
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爲國畫謀者。竊  
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  
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爲淮西碑。詩  
曰。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足  
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  
治之。臣敬爲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是年鄉試命禮部會舉京官各省主考

先是張璠題爲慎科目以風勵人材事奉欽依開科前數月各布政司呈禮部會舉京官每處二員具奏馳驛前去主考監臨官不許干預內簾職事

六月命都察院刊布議大禮勅于天下

朕以宗支眇末恭膺天命克紹丕圖實惟我祖宗列聖積功累仁延慶垂祉于我後之人亦惟我皇考聖母之鞠育誨道以底于成立即位六日輒下羣臣議尊崇之禮不意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謬主宋之濮議指示禮官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却乃唯唯順從欲附朕於與爲人後之倫謂宜考孝宗母昭聖而改稱朕本生父母



爲叔父母。朕思皇兄遺詔，乃尊我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大義甚明，朕乃繼統，非繼嗣。承武宗之後，非承孝宗之後。若依前議，則悖我太祖遺訓，奪我父子大倫。民彝物則，泯滅盡矣。朕心不安，屢命羣臣集議，而廷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倫之典。妄稽曹魏偏安私已之言，鼓集朋類，一倡百和，期於必勝。既而執禮之臣先後論列，本之聖經，稽之儀禮，闡明正道，辯別是非。於是父子尊尊，親親各得其當。凡有人心者，孰不感悟。而廷和等乃猶執迷不返，蔣冕、毛紀同爲輔臣，茫無救正，轉相附和。欲遂其非。都御史林俊自遠方起用而來，著論迎合，尚書

喬宇爲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議。乃與九卿等官交章  
妄執。其後汪俊繼爲禮部尚書。仍主邪議。公言于朝。吏  
部郎中夏良勝恃銓曹之權。脇持庶官。堅其邪志。何孟  
春以侍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伏闕喧嚷。猖狂放肆。縱  
無忌憚。欺朕冲年。朕初見道未明。雖有非彼之意。然而  
執持不定。屢以罔極至情。開諭輔臣。使相體悉。而廷和  
等畧不加念。逆天違詔。怙終不悛。朕年稍長。及賴諸臣  
正論。於義理見之已真。凡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綱常  
倫理燦然大明于天下矣。比者命官纂修明倫大典。書  
成進覽。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奉天行罰。  
以垂戒後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猶不欲爲已甚之舉。

姑從輕以差定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脇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法當戮市。特大寬宥。革了職。着爲民。次則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職。次則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職。冠帶閑住。林俊也。革去生前職銜。何孟春。官雖佐貳。而情犯特重。夏良勝。雖係官屬。而釀禍獨深。都發原籍爲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附名連僉入奏。然有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干人衆。情類脇從。間有四五黨助之者。亦原於勢利所奪。俱從寬不究。其間實有出輔臣之門。受其指使。號召衆人。以濟其惡者。當時已正法典。或編戍充軍。或削職。

爲民茲不再究。嗚呼。叙典秩禮。聖賢之大道。賞善罰惡。天子之大權。若一置而不問。無以彰上天討罪之公。必如是而或可。都察院便刊布天下。使凡爲臣工者。皆知倫理之不可干。名義之不可犯。共襄人文之化。以成熙皞之治。于無窮焉。爾禮部仍大書一道。揭於承天門之外。俾在位者。咸自警省。再照斯禮所議之失原咎。皆在朕弗聰弗明所致。內自省究。亦不敢自恕。其凡被脇從者。旣已寬宥。勿得自懷憂疑。當思勉爾之職。共圖治理。則所污者。猶未及焉。顧不美哉。故諭。

七月土魯番滿速兒乞通貢

是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否且率帖

本奇土巴攻肅州。牙木蘭不肯。蒲速兒欲殺牙木蘭。牙木蘭懼。棄菽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之。肅州是時王瓊代寇。至河西。盡反。彭澤所行事。是秋。天方暨撒馬兒罕。及哈密頭目。各朝貢。蒲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及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瓦剌侵肅州。游擊將軍彭濬。兵備副。趨載禦之。退去。

恭上祖妣皇考聖母尊號寬恤天下

詔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爲大人。君爲治以孝敬爲先。匪昵情率意之所敢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朕以藩服。仰荷天命。奉我皇兄遺詔。尊我聖祖兄終弟

乃之文。令朕入奉祖宗大統。自卽位之始。首命禮官。會廷臣集議。稱號等項。奈何左右大臣。謬主非禮之議。春曹卿佐。妄考不經之言。謂父子可絕其親。執後世爲人後之說。是以統嗣無分。紀綱隳失。人倫幾至不明。考議幾於聚訟。當是其時。朕徒存追報之誠。見聞罔有所得。上賴皇天鑒佑。眷我賢良。大名大倫。已各正其天序。尊稱尊號。尚未合乎彝章。是非奸黨所能爲。實由朕冲昧無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勤儉齋莊。其尊稱未盡。我皇考恭穆獻皇帝。玄德昭彰。寬仁純粹。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禪內治。誕育朕躬。深恩罔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德。亦

曷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  
參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祇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於今  
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冊寶。追上皇祖妣尊號。爲孝惠康  
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加上皇考尊諡。爲恭  
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二日恭奉冊寶。加上聖母  
徽號。爲章聖慈仁皇太后。大禮告成。應頒恩賚。

總制兩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征八寨。斷藤峽奏捷。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  
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拂子等峒各賊。累年  
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  
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

昔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緊請兵誅。孰爲因  
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  
無璋倡獮。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  
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  
兵人等。分道進勦。及約盧蘇王受等兵。俱爲犄角。凡生  
擒斬獲三千五百名。穎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斷藤事宜。  
一。改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一。改  
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一。治於思龍。一。增築守  
鎮城堡於五屯。命戶兵二營。  
冬十一月虜大掠寧夏塞。○總督廣軍務王守仁乞回  
籍就醫養病。



新建伯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新建伯初起用皆專之。乃議禮致位御輔欲立奇功。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當書授新建伯。若專爲思田者。使竊探安南要領。而新建伯不答。直於奏尾稍及之。遂恚憾。會新建伯卒。竟中傷。革世爵。及卹典云。

己丑八年春土魯番乞歸哈密通貢

王瓊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答于米兒馬黑木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官。放歸羈留各番貢使男婦几千人。安插沙州上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札吉孛刺部夷在肅州東關赤

斤都督掌上達兒子鎖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當是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憊中國霍韜上議曰竊見近日兵部覆題因番通貢事尚有遺慮臣謹陳其略請自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順逆而撫馭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腫

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喉咽而制其死命也。惟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壘，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貢之議，奉有明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口，卽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我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

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款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少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

衆叩闕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絀之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卽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此臣所以爲西邊慮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聖明在上將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勸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珠

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五彘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趾自秦漢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守。蓋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楊士奇者。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

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魯番矣。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竝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也。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和戢諸戎。脩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十年。土魯

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啟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迤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而控制之。亦其可也。今遣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將與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心共力。破滅土魯番。卽封爾爲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卽以封爾。三年



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卽授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衛  
則主哈密者雖非胡元之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  
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是古邊將之任也閩外之責也  
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  
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錢  
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何有  
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太宗皇帝之  
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  
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  
邊地自墾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累豐菽粟屢  
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

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徹業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遂日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蕪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足邊糧其復太宗鹽法乎或曰輸粟支鹽則邊地日墾邊民日繁邊粟日多而鹽價

日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日耗邊粟日少而鹽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太宗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爲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邊民若輸銀於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徵鹽銀也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自吏胥皂卒上而郎署卿佐俱蠶食餌利焉若行輸粟之例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博采眾謀復相辯詰過不自揣其爲狂瞽者如此伏惟陛下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僞作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累

年久乏。若何而爲目下振救之策。若何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盡上聞。取裁聖斷。臣愚且見中國莫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下兵部議。胡世寧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界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葉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况其初封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兄子。未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卽戎及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寧王。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亦不知。

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馬。箝我財力。內閣不聽。竟從瓊言。牙木蘭以世寧言。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悉怛謀事可鑒。遂留不遣。是時瓊言滿刺兒歸我哈密。奉約束朝貢。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窟西海。尾刺結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盜矣。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秋七月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桂萼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八月張璠桂萼竝致仕。  
霍輅上國是疏曰。張璠桂萼。臣昔以議禮同進。今官璠

孽既去。臣豈宜獨留。臣若貪戀隱忍。不求罷黜。則內餒  
氣索。不能分別善惡。以上報。陛下。臣既知善惡是非  
所在。又復顧忌禍福。不肯明論列。則邪說橫行。善類蒙  
辱。又臣大不忠。以上負。陛下也。仰惟。陛下任用璵  
萼。真如腹心。惟一萼不善保全。自作禍孽。自取黜斥。夫  
復何言。陛下始以璵萼爲忠。則任之。及其罪敗。則黜  
之。明照如日月。剛斷如雷霆。至公無私。如天地。君德君  
道。萬世罕儔。臣亦不容強爲半辭。以仰贊曲誦。惟今日  
公是公非。關係百世者。則不敢不爲。陛下詳陳之。蓋  
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是故臣不得不別  
白言之。使世之善類。不爲邪說所汚染也。嘉靖六年。張

恐入閣。桂萼入吏部。適有地震之異。臣貽書規之曰。自古地震。或爲勞民。或爲小人謀君子。或爲夷狄侵中國。或爲大臣專權。皆不可不防也。璵萼雖以臣言爲是。後亦事多專主。臣復戒之曰。勿多專權。作福作威。古今所戒。爾雖自念赤心報國。知無不爲。然權之所在。衆之所嫉也。積衆所嫉。禍發必驟。璵萼曰。我惟知有朝廷。不能顧身家矣。惟爾怕禍。不敢受官。他日爾自保全可也。臣荅曰。爾今任職。知者則曰。擔艱履危。萬無保全之勢也。不知者則曰。違機際會。遂登貴顯之塗也。奸險傍觀者。則曰。釀禍不得不密。蓄毒不得不深。靜坐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也。置韜暫在散地。有禍則甘與同敗。韜之力。

復能白爾心迹於萬世。璉等曰：聖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臣曰：各行其志可也。此璉等與臣趨向不同者一也。璉等每攻訐楊一清過失，臣復戒之曰：爾二人雖忠，然爲衆所嫉。楊一清雖有過，然爲衆所信，留一清在上，以係衆望可也。璉等曰：楊一清哄璉薦張永，璉初以永真可用，遂聯名薦焉。旣薦矣，永饋璉金千兩，銀二千兩，璉叱出之。旣而聞楊一清等皆受納矣，張永死，伊姪張容等皆授錦衣。璉在試場，不與聞也。楊一清納賄爲之力也。此其奸賊所可惡也。太監蕭敬死，饋楊一清等銀二百兩，紵絲二十表裏，假曰求作墓志也。實則先啖以利而後大有所求也。所饋銀幣獨



璉斥出不受。未幾蕭敬家人求充校尉三十名。璉盡削之。一清乃語內臣曰：張少傅不肯予，無能爲也。嫁怨納賄，尤所可惡也。臣曰：楊一清納內臣之賂，猶可恕也。惟受文官之賂，禍及百姓，猶可惡也。去年薦其門生馮清出鎮宣大，交通中鹽買窩賣窩，軍士激變，科道論劾，奉旨行勘。一清嗾御史成英奏止之，以掩贓跡。自是邊軍愈橫，邊防愈壞矣。此其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知縣劉一中考察去官，以書投一清曰：昔年饋老先生銀二千兩，求行取也。今去官矣，蓋求一清起用之也。一清叩其使者曰：爾員外知此書乎？使者曰：不知也。一清喜曰：勿語汝家員外，我乃爲爾乃作私弊，俾一中賣鹽。

取利償之。員外者劉一正也。前任吏部員外者也。此亦  
納賄之罪小。壞紀綱之罪大也。中允廖道南進洪範疏  
聖上感其言。有旨命翰林官。輪日入直。以備顧問。楊  
一清恐翰林官在內。語及政事。或分其權。或發其奸也。  
改議翰林官。三八日。輪兩員講大學衍義。仍以大學士  
一員領之。一以箴講官之口。二以壅蔽。皇上聰明也。  
昔宦者趙高謀專權。寵告秦二世曰。人主所以貴者。惟  
使人聞其聲。不見其面也。二世遂居中。禁不接羣臣。趙  
高乃得專權于外。楊一清之謀。卽趙高之術也。此其專  
權之罪小。誤主之罪大也。一二年間。災變屢降。其在京  
師。或黃龍蔽天。則大臣蔽主之應也。地震則大臣專權。

之應也。其在四方，或蝗飛蔽天，則賊吏之應也。或久旱不雨，則有司失職，上澤不下，究下情不上通之應也。人妖物異，星變山裂，各以事應，皆於分野占之。楊一清者，如有忠謀，自宜條陳曰：某州奏某災爲某事之應，某分野有某災爲某地方所屬，某事之應在京師，則大臣宜自引罪。在四方，則行撫按嚴考有司，行何虐政，以召災變。有罪則誅之，有弊則革之，有冤則雪之，是則消弭災變，以召太和之氣也。乃隱默不言，暗移過失歸之主上，俾聖主日夕焦勞，莫知爲謀。一清又復幸有災變，暗啖內臣，以中傷同列，此其不職之罪小。誤國之罪大也。楊一清奸賊罪狀，難盡稱述，惟臣素不忍攻詰之者，蓋以

一清素有名譽。足以牢籠海內。又善與內官結納。故內官與文官相安。不生疑變。亦一清之力也。若璉等用事。則纖弊不容。攻擊太過。致人人自危。此皆璉等之短也。是故璉等每詆詰楊一清。臣每勸阻之。此璉等與臣趨向不同者二也。前月臣聞楊一清與張璉桂等。齟齬已深。臣乃登門和解。又爲書勸之。謀將消其怨恨。同心共贊聖明也。不意一清璉等。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構謀已密。勸不可解矣。是致一清鼓嗾言官。攻擊璉等。且濫及善類矣。臣今未及備述情節。惟略述璉等之過。幸陛下下垂察焉。璉等初議大禮。天下之人無不攻之。且欲殺之。大臣宿望。惟楊一清及故大學士王鏊與之同耳。臣

嘗謂揚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在位足爲臣等分怨若王  
一 整則宜表章其所著論以風天下。璉等言不能用復力  
攻詰一清以自取敗其過一也。璉等過人素無禮其遇  
內臣又徑情直行無所款曲內臣有所干托不惟不能  
應其所求復峻色拒之故人人不堪揚一清因與構隙  
遂使腹心人哄內臣曰張璉桂萼與霍韜脩大明會典  
查內臣原額他日額數既定則將盡革額外冗員也以  
致內臣人人自危曰必得楊師傳在位我輩乃得安也  
璉等若即奏聞 陛下明示內臣曰今日奸賊之弊文  
官爲甚欲安天下者須自懲治文官始豈有不先懲文  
官乃遽及內臣乎脩會典所以必查內臣員額者將以

見祖宗家法之善足法萬代又使內臣各知職守勿惹外事以招物議又使文官勿過攻內臣以激禍變耳豈有裁革內臣之理也若此言早聞于內臣則內臣必不危忌而有今日也璉等始以無禮致怨復以踈謀取禍此其過二也臣嘗語璉等曰人材可惜凡先年廢黜之材固宜爲朝廷收用之今日未遇之材亦宜爲朝廷收用之璉等不從遂致賢材尚多淹棄如給事中陸粲行人司傅岳倫本美材也不早收用致楊一清以禍劫之以利誘之遂能使之變易白黑以搖國是臣姑未盡究粲倫之說惟就其害義之大者一二節言之粲倫之言曰文選郎中周時望主事楊麒皆江西人也桂等親黨

也。胡森王激浙江人也。張璉親黨也。然陸粲非南直隸人耶。非楊一清親黨耶。又陸粲與侍郎徐縉皆蘇州人也。陸粲徐縉又皆王鏊門生也。今哀祭錄可考也。徐縉爲南京考官。陸粲中式第四。律以鄉黨隣近。則徐縉宜避同門。汲引之嫌。律以師門筆硯之情。則陸粲不宜入試。昔陸粲自進其身。則不以嫌疑迴避。律人任官。則以鄉里爲諱。何也。豈明於攻人。暗於省己歟。去年議禮。凡攻擊璉等者。皆已得罪。今附順璉等者。又復得罪。如是則百官安所適從也。將使朝臣皆操戈以向大臣。然後爲不附黨耶。又將使州郡有司。皆抗違詔令。內外上下互相抵牾。然後爲非承望風旨耶。甚矣粲倫之言。足以

釀禍亂也。要之皆非黎倫本心也。特爲楊一清劫誘。遂顛倒至是耳。此璵璣不能爲國取材。致之流落失守。其過三也。楊一清使其心腹編脩金潞沿門恐喝。科道曰。聖上眷注楊老先生。千年無伍爾輩。有不附楊公。攻張桂者。決有後悔。科道見陸燾王準先進本。且得提問。計出無奈。亦不得不攻擊善類。以自脫禍。則今日善類蒙禍。皆璵璣得罪楊一清所致。其過四也。臣所歷述璵璣罪狀如此。若楊一清不能存老臣體面。因一怒之憤。鼓搆朋奸。以亂國是。過亦不免。惟臣先日不能箴諫璵璣。以弭禍變。則臣罪亦重。臣謹謄錄臣向日與楊一清及璵璣書稿二摺。上瀆聖覽。則璵璣激怒楊一清之故。可



見大略。而臣不能先事調停。致大臣攻擊。誣及善類之罪。亦不能辭矣。伏乞 聖恩。將臣先黜。以爲八臣不職之戒。再勅吏部法司。將各官被劾罪狀。逐節研審。有何實跡。如真干碍典法。卽置之市曹。爲奸黨之戒。若衆人被劾。俱無實跡。由言官被人哄誤所致。亦明於辯理。庶爲善類之勸。此今日國是之大。最宜先定者。臣是故昧死陳之。惟 聖明察焉。

九月張璉桂萼召還。○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冬十月虜吉囊俺答掠榆林寧夏塞。王瓊出兵禦之。虜得利去。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以李承勛爲兵部尚書。